

阿波利奈尔未来主义图画立体诗中的陌生化研究

吴 悠 陈 聪*

辽宁大学 日本研究所 辽宁沈阳 110136

辽宁大学 经济学部亚澳商学院 辽宁沈阳 110136

摘 要: 阿波利奈尔的立体诗是法国未来主义盛行时期的显著作品之一,而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特征,在阿波利奈尔的立体诗存在显著的体现。这种陌生化的写作特征产生特殊的时代需要,书写以独特的文本形式,触碰着二十世纪幽微的人类心理。

关键词: 阿波利奈尔; 立体诗; 陌生化

“陌生化”是由俄国形式主义的什克洛夫斯基所提出的,且被其界定为一种使事物“奇异化”的手法,即将文学作品的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与时间。它包括诗语难化、陌生化变形、结构延宕等多种手法。早在俄国形式主义之前,法国未来主义的阿波利奈尔的“图画诗”用造型的方式来表现诗歌、在语言与形式上均展现出反传统精神。为使诗歌的面貌焕然一新,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诗歌写作中已经具有陌生化手法的应用,给人以显著的陌生化体验。本文将从阿波利奈尔的图画立体诗分析陌生化特征出现的背景,在诗歌中的应用与体现、及这种陌生化趋势产生的社会心理原因。

一、时代召唤的诗歌陌生化

意大利的马里内蒂发表论文《未来主义宣言》后,提出“我们的诗歌是要并完全反对旧有形式的诗歌,我们必须摧毁旧诗歌的轨道,炸毁旧诗句的桥梁,让我们的灵感穿过新颖与未来的广阔田野奔向幸福。”自此,未来主义正式步上时代舞台。未来主义认为,面对不断发展的近代科技与工业,人的精神与对应的文艺也亟待改变。以马里内蒂为首的意大利未来主义者认为,科技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旧的文化不再有价值,美学观念也有极大的变化。这种对旧文化、旧观念的超越与反叛,追求新的新的文学艺术形式与内容,在法国未来主义处得到了显著的实践。

比起马里内蒂的观念革新,以阿波利奈尔为首的法国未来主义者更倾向于进行诗歌表现形式上的改造。在诗歌改造中,同前人一样,阿波利奈尔也注意到了科技带来的生活习惯与观念变化,传统十四行诗的组合在科技时代中让人逐渐失去足够的阅读欲望,为了适应与众不同的时代,他认为诗人应当运用新的艺术形式,结合当时未来主义开创的自由词语,对诗歌进行反传统的创造,对外部世界和内心进行一系列完整的研究。这种兼

顾外部之美与内部之美的理念,导致了诗歌对阅读体验中的陌生化方向的屈从,也最终促进了兼具诗形与内容之美的阿波利奈尔立体图画诗的形成。

在《论英语图像诗的流变》中提到了图画诗的定义,“图像诗是一种把词语、诗行按某一图案或形状排列而成的诗”,英文的表述为 concrete poetry,即有形的、具体可触的诗。图像诗可以通过诗歌文字的外观排列,在表现诗歌语言的同时,用诗歌的形式外观传递更多的内容。综上所述,图画诗的排版印刷与传统的诗歌因素,往往是同等重要的;在未来主义时期,这一概念更是被着重强调。阿波利奈尔的立体图画诗便在此种理念的指导下,呈现出明显的陌生化阅读体验。

二、阿波利奈尔立体诗中的陌生化手法

阿波利奈尔德图画立体诗中出现了许多陌生化手法的运用,这些陌生化手法无一不对诗歌的形式进行了创新,打破了旧有的诗歌形式,使其更具有当代性,更贴合外部世界与当代人的心灵。这种陌生化手法带来的全新的阅读体验,可以分别从语言、形式与书写内容三个层面析之。

首先,阿波利奈尔是对立体图画诗的语言上进行了变异。传统诗歌关注韵律,但阿波利奈尔却对单词进行拆解,破坏了词汇原本的韵律。同时,诗歌中的一些单词及部分字母也得到了放大缩小与加粗,多种数字、音符与五线谱也被引用进诗中。此种符号语言的使用,使诗歌本身变得更加新颖,同时在表意上也更加晦涩,使我们对日常化的语言感到陌生。阿波利奈尔也在诗中写道“哦,众唇舌,人类想要一种新语言,再没有任何语法可以表述的语言”,在他的观念中,诗歌的语言是不和谐的,他利用这种不安、断裂与殊异让自己成为焦点,同时也增加了人们的审美体验,人们也无法用赏析过去阅读诗作的标准与眼光对其诗歌妄下评论了。

其次,阿波利奈尔对立体图画诗的形式上进行了变异。古典的图画诗发祥于古希腊,当时的图画诗是通过文字与图画的结合来更好地表达诗意。13世纪,意大利诗人尼克罗·德·罗西第一次使用现代语言创造了图画诗《星》,此后也有许多图画诗相继诞生。然而,传统的图画诗大多被作为一种教育与传教的工具,图画与文字的结合也是为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内容,诗意与美感的地位并不明显。如赫伯特的《复活节翅膀》一诗中,诗歌为更好地表现基督教信仰的内核,所有的文字被整齐排列为一对翅膀的形状。因此,过去传统的图画诗往往是为助于理解而存在的,阿波利奈尔的立体图画诗却增加了阅读的张力与难度,使其变得晦涩多义,在另一层面上扩大了美的体验。阿波利奈尔在《镜子》将文字排列成镜子的形状,镜子中间写着作者本人的名字,在突破了传统的诗歌外形、并与诗题与镜子这样的客观物件在形象上进行呼应的同时,又使镜子照出的对象背后的寓意变得模糊不清,镜子在此处所指涉的对象变得多元,姓名在此处的理解也具有多种含义,使其变得陌生,具有非常长久的审美体验。俄国形式主义同样认为,形式产生意义,阿波利奈尔特殊的诗歌外形本身便在传达镜子的概念与作用,而镜子中照出的诗人姓名,更进一步揭示了诗歌外形的作用。

最后,阿波利奈尔对立体图画诗的内容上也进行了反叛。自文艺复兴浪漫主义以来,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就被视作诗人表达私人情感的媒介,传达的是自我的、人性化的体验。阿波利奈尔却在其立体图画诗中用具体、机械的物像取代了外露的情感与自我,他认为,“凡是发现这些快乐,即是这些快乐难以忍受的人”便是诗人,他提倡新精神,要求生活与想象的结合;面对不断更迭的外部世界,他提出“要为重建主动精神,彻底理解他的时代和打开外部世界的新道路而斗争,这个外部世界决不低于各门学科的学者每天发现并从中获得奇迹的那个世界”。因此,他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很多机械化、乃至去人性化的内容,竭力将诗歌变为立体的图像,人的存在被刻意地淡化。他的《领带》一诗中有着对外部世界的隐喻,对社会的质疑,自我的形象却被消解。这在内容上已经达成了对于传统诗歌的超越,完成文化层面的陌生化,与科技发展的当代进行了一种无机的呼应。

三、陌生化立体诗背后的社会心理探究

阿波利奈尔的立体图画诗给人以一种强烈的陌生化的体验,首先,阿波利奈尔本人主动追求着全新的表达方式,试图令诗歌作品适应现代社会的种种更迭;同时,当时的社会也在召唤一种更陌生、更适合所有人的表达。在这一现象背后,有更隐秘的现实与文化原因。逻各斯

中心主义在文化文艺方面的瓦解,是立体图画诗中产生了陌生化表达的重要的深层文化心理。

在阿波利奈尔的立体图画诗作品中,明显地呈现出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瓦解。在二十世纪初,海德格尔之前的先验哲学已经不够可靠,世界的本源遭到质疑,世界的构建也变得失去中心、摇摇欲坠,人们对这个不可认识的、全新的世界感到陌生。

尼采的“重估”学说影响了未来主义,促使他们重估价值,完成了作品上的种种创新与超越,这种“重估”正是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怀疑,对西方传统价值的颠覆。在阿波利奈尔的许多诗作中,对于真理及世界本源的追问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面对现实生活时发出的疑问。以《领带》一诗为例,其内容直接诘问的对象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文明就像领带这一意象一样,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共同遭到批判。这种对于当代生活的关心在阿波利奈尔的图画立体诗中尤为突出,本质便是为了反应与描摹逐渐陌生的世界,以“陌生化”的文学表现达到对现实世界本身的“熟悉化”。

在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逐渐消退下,过去诗歌的工整也随之一步步被瓦解,形成一种“拆分-重构”的模式。在阿波利奈尔的《心,皇冠,镜子》中,单词与诗句被拆分,分别进行了横向排列,读者在阅读时需要不断进行阅读方向与顺序的变更。而这种乱序的、颠倒的排列,恰恰是预示着时代中对于本源追求的垮塌,当代文化在人们眼中趋于陌生,因此诗歌也利用陌生化手法将文学作品造成多视角、可以随意解读的东西,在陌生的语境中寻找那些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物件,使真实的世界得以在诗歌中得到展现。

概而言之,阿波利奈尔的图画立体诗的陌生化阅读体验,来自于其独特的未来主义诗歌诗歌纲领引导下陌生化手法的应用,而这种陌生化趋势的出现,与其时代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现实有紧密的联系。诗歌在立体未来主义的指导下走向了陌生,是作家终于意识到世界本源的不可及与不可靠,转而在文学上用更具体、更新颖的方式直面这个中心缺失的陌生世界的重要尝试。

参考文献

- [1] 袁雪梅.去人性化[D].华中科技大学,2011.
- [2] 王珂.论英语图像诗的流变[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4):36-41.
- [3] 胡蓉.想像化的虚构仪式试论阿波利奈尔的图像诗[J].中国图书评论,2005,(02):41-43.
- [4] 郑克鲁.传统与创新的统一——阿波利奈尔的诗歌创作经验[J].外国文学评论,1991,(03):93-96.